

香港大学第一六一届名誉学位颁授典礼首席法官李国能演辞

副校监、校长、大学成员、各位嘉宾：

本人谨代表本届领受名誉学位的人士，衷心地感谢大学颁授这崇高的荣誉给我们，以及对我们的嘉奖。能够获得这所著名的大学颁授名誉学位，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对于这项殊荣，我们定必珍而重之。

本届其他几位领受名誉学位的人士，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成就卓越，贡献良多的才俊。与他们一同接受这项殊荣，我实在愧不敢当。我的祖父及妻子都在这所大学毕业，故此我亦感到高兴万分。我的祖父修读文科。在大学于1916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学位颁授典礼中，他是28位获得颁授学位的其中一员。

我在大学毕业及完成接受专业训练后，投身社会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在科学、科技及医学各方面的发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苏维埃及东欧集团的瓦解，欧盟的发展，亚洲的增长，以及我们的祖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及强大的国家，世界政局已完全改观。香港亦已回归祖国，由一个殖民地转变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并且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这千禧新纪元，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随着事务的全球化和资讯科技革命，在人类的各个活动范畴中，不但继续会有急速的转变，而且转变的步伐极可能会越来越快。

我们要迎接未来的挑战，创意及创新精神是谋求人类进步及福祉的要诀。教育将会比从前更为重要。能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社会，便能为人民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以及使社会进步更为迅速。

各级的教育同等重要。事实上，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终身学习是必须的。过往我从担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及有关各大学管理的公职中，得到一些个人经验，今日且让我提出一些对高等教育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我现在担任的职务完全无关，只代表我个人

人的观点。当中有些适用于一般情况，有些则与香港的情况关系密切。

大学所肩负的基本使命，是教学与研究。大学是一个学者社群。曾经有人提出精辟的见解，说：「大学应是一个开明、自由及用以学习的地方」。大学享有学府的自主权及学术自由。在文明社会里，大学是至为重要的机构。

通过教学，学生不是只吸取很快便会过时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要明白社会的价值观，知道如何终身教育自己，培养一个探索的头脑，懂得发问，以及敢于挑战传统思想。大学透过研究，对于人类知识的宝库以及心灵的启发，作出宝贵的贡献。

现在很流行把大学与大型企业公司比较，并把大学校长与公司总裁两者的职责相比。固然，大学拥有大量资产和资源，必须有效及有效率地管理。毫无疑问，现代的商业管理手法及理论，亦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管理大学。大学校长应具备的条件，亦必须包括卓越的管理才干。

再者，社会现正投入大量资源在各级教育方面。香港在教育方面的经常性公共开支，略高于经常性总公共开支的**20%**，亦即略高于本地生产总值的**4%**。高等教育的开支则约占教育方面开支的**35%**。既然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有关方面便应确保在公帑的运用方面有足够的透明度及问责性，以显示社会资源的运用恰当。

说到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也必须强调的是，大学与商业团体有不尽相似之处。由于大学使命的性质使然，我们不能完全把它当作商业团体看待。大学没有可谋取的利润，而我们亦不能把学生看作生产单位。大学的成果在很多方面是无形的，无法以金钱或物质单位衡量。知识领域的扩大，和人类智慧与心灵的启发，实在是无价的。

就香港而言，对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各界的意见不一。有些人士认为相对于外国的院校来说，本港院校的费用太高，但有些则不以为然。也许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需要考虑本港一般的生活水平，讨论才有意义。

本港的高等教育，在90年代初期经历了急速和前所未有的扩展后，现正处于巩固期，我们首要的工作是致力保持及提高质素。扩展期间，香港经济十分繁荣，政府的收入充裕。现时香港经济经历调整，故此在拨款方面较为严紧，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均会引起争论。对专上院校而言，削减经费固然或会引起困难，亦使院校的管理能力受到考验。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削减经费也许是合理的。

然而削减经费的目的，是为院校的制度减肥（如果院校实在有余的话）。重要的是，我们可去芜存菁，但切不可伤及骨干。有一点我们必须紧记：要判断还有多远就会触及骨干，也许并不容易。这个微妙的问题，非要小心判断不可。

踏入巩固期，关于合并的提议常有听闻。至于合并是否可以勉强成事，实在令人怀疑。成功的合并，只可建基于牢固的联系和共同利益上。设立多间专上院校的好处是多元化，若社会上全部专上院校都追求成为同一类院校，担当同一角色，对社会来说不会有好处。不同的院校在高等教育的范畴中担当不同的角色，可起相辅相成之效。

政府拨款而言，现在是考虑放宽拨款规则和惯例的适当时候，使院校在资源运用上有较大的弹性。例如，为了吸纳最优秀的人才，可容许院校在雇用条件上作出更弹性的处理。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是院校因收生不足而影响拨款的问题：即是院校为了维持严格的水准，而拒收一些不合格的学生，因而学生人数的目标无法达到，拨款数目亦因此受到影响。如果计算经费的拨款公式，只根据收生数目而定，而没有任何弹性容许院校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如果院校因要维持严格水平而未达收生人数的目标，所获拨款便会被削减。面对这个问题，有关方面可以考虑，让院校在维持严格的水准的前提下，在处理学生人数目标方面有更大的弹性。

由于很多其他拨款需求与之竞争，可用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公帑是有限的。很多外国的一流大学，全部或大部分的经费都是来自私人方面。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很多人士慷慨捐款，但是我们的大学现时主要的资助并非来自私人方面。香港过去作

为一个殖民地，可能被认为只是一个暂借的时空，出现上述的现象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香港现已回归祖国，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很有希望可以逐渐建立另一个传统：市民会为我们的大学提供更大的资助。

这些是我对高等教育的一些想法，同意的或会认为我这位前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尚有一些见解与大家分享，不同意的或会认为说出这些想法的人跟高等教育的现况有点脱节。我只希望提供一些想法，以备所有关心高等教育的人士参考。

副校监、校长，贵校今年将庆祝成立九十周年。贵校的抱负是成为国际门墙；拓宏基于亚洲，领群伦作导航，「恒以教研为本，力求卓越为纲；开科技之前线，创学问之新强；育才并重德智，培植社会栋梁；得天下英才而施教，授终生学习之良方。」

欣逢贵校成立九十周年，我谨联同各位领受名誉学位的人士，向贵校衷心道贺。我们深信贵校必能竿头日进，实现理想。在此谨祝鸿图宏展，谢谢。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